

唐代与文艺复兴的跨时空对话

■郑人刚

中国人物画的写实传统源远流长,至唐代达到第一个巅峰。这一时期的人物画突破了此前服务于政治教化与道德劝诫的局限,开始广泛描绘帝王将相、贵族生活与仕女日常,展现出极强的写实能力。阎立本的《步辇图》如实记录了唐太宗接见吐蕃使臣的历史场景,张萱的《虢国夫人游春图》生动再现了杨贵妃姐妹春日出游的奢华气象,而周昉《挥扇仕女图》中女子若有所思的神态,则透露出宫廷生活的寂寞与空虚。这些作品不仅追求形似,更注重“以形写神”,通过外在形象传达内在神韵,体现了唐代人物画的高度成就。

无独有偶,在西方,直到700年后的文艺复兴时期,才在艺术理念上出现了与唐代相似的变革。中世纪艺术以宗教为核心,人物形象程式化、平面化,强调神性而遮蔽个性。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,艺术家开始关注现世生活与个体价值,试图通过科学观察和艺术表现来再现真实的人与世界。值得注意的是,文艺复兴并非彻底脱离宗教题材,而是将“人”的情感与真实融入神圣叙事——乔托的《哀悼基督》将现实人物的情感与体积感引入宗教场景;马萨乔(Masaccio)在《纳税银》中直接以朋友为原型绘制门徒;达·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以佛罗伦萨市民妻子为模特,开创了世俗肖像画的新高度;提香的《乌尔宾诺的维纳斯》则将神话人物置于现实生活环境中,展现世俗之美。

唐代与文艺复兴,虽相隔数百年,却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生长出对“写实”的共同追求。所不同者,唐代写实重在“神韵”的捕捉,通过对人物神态、动态的精准把握传递内在精神;文艺复兴写实则依赖“科学”的支撑,借助解剖学、透视学与光影法则实现对客观世界的忠实再现。二者殊途同归,共同将人物画(肖像画)推向了艺术史的高峰。

有趣的是,唐代绘画在处理社会关系时,常以“以大从小”的尺度差异体现尊卑秩序——帝王像大于侍从,如:《步辇图》中帝王像明显大于侍从。文艺复兴绘画中以神为构图中心、光影聚焦突出主要人物,如:拉斐尔的《圣礼之争》,虽形式各异,却都是服务于画面叙事需要的艺术自觉。

受丝绸之路影响,唐代人物画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了艺术突破,其中最显著的表现是引入并融合了西域的“凹凸画法”(即晕染技法)。这种技法通过色彩的深浅晕染制造明暗对比,使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和生动性,突破了此前中原绘画主要依赖线条造型的表现



桑德罗·波提切利《圣母子》
油画



佚名《康熙帝读书像》
国画

手法,增强了物象的真实感和体积感。

外来技法的引入促使唐代画家从“以形写神”的传统转向更注重光影、体积与空间感的表现。这种审美变革不仅体现在佛教绘画中,也渗透到仕女画、贵族肖像等世俗题材——如《捣练图》《簪花仕女图》中人物面部的淡彩晕染,隐约可见西域技法的痕迹。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两种风格并称于世:“曹衣出水”源自中亚画家曹仲达,衣纹紧贴身体,如湿衣裹体,体现了外来技法的写实倾向;“吴带当风”则代表本土写意风格,衣带飘逸、笔势圆转,二者并称,恰是文化融合的生动写照。唐代人物画的工笔重彩传统亦深刻影响了日本、朝鲜等东亚国家的绘画发展,五代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、宋代院体画皆可见其遗风。

至明代,随着西方绘画的传入,中国肖像画的写实性进一步升级,具体表现在结构、光影和透视三个方面。

曾鲸(波臣派创始人)的肖像画被评价为“如镜取影,妙得神情”,其作品通过色彩晕染塑造面部骨骼与肌肉结构,使人物更具立体感和解剖学意义上的真实感。《明人肖像册》中的《刘伯渊像》在颧骨、眉弓、鼻梁等关键部位的处理精准到位,结构转折自然,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写实能力。

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1583年入华,带来了带有明暗效果的圣像画,对中国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然而需

要强调的是,明代肖像画中的“光影”并非西方绘画中基于单一光源投射的明暗体系,而是一种结合面部骨骼结构、通过层层晕染表现立体感的“类光影”技法。这种技法更注重解剖结构的凹凸起伏,而非真实光照下的阴影变化——它吸收了西方写实的“体感”,却未被其“光源逻辑”所束缚。

西方绘画的焦点透视法在清代人物画中亦有体现,尤其在处理背景与人物关系时。宫廷画家在绘制帝王像时,开始运用透视法表现书架、家具的空间纵深感——如《康熙帝读书像》中,桌椅与书籍的排列符合近大远小规律,显示出欧洲绘画技法的影响。

纵观中国古代肖像画的发展历程,写实性始终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命题。从唐代以神韵为核心的“感觉的写实”,到明清受西洋影响、以结构为基础的“分析的写实”,中国画家对外来技法的态度始终是开放的,却从未全盘照搬。无论是西域的凹凸法,还是欧洲的明暗法与透视法,最终都被纳入“以线立骨”“重神轻形”的传统美学体系之中,经过转化与再造,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肖像表现体系。这种“吸收而不失本色、借鉴而不改根基”的文化智慧,正是中国古代肖像画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独树一帜的根本所在。

(作者系画家、建筑设计师、纪录片编导、艺评人)

归乡反哺,文化生根——访衢州籍画家沈谊云

■本报记者 施涵予

春意渐浓,衢州市太真乡的花树岭古道上野樱花盛放,游人如织。距离古道不远的地方,一座整洁雅致的书画院也引得不少游客驻足,展厅里一幅幅工笔画各具神采,既有黄河奔涌、虎啸山林的雄浑气势,亦有牡丹盛放的富贵吉祥、孔雀开屏的热烈绚烂,满目生机。

这座院落于2025年10月建成,以生于衢州籍画家沈谊云命名。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在家乡建一座书画院,如今这心愿终于实现。

艺无止境,传统出新

沈谊云,这位从衢江区太真乡走出的艺术家,现为衢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一级美术师、浙江凌祥文化发展高级顾问。他的创作涉猎广泛,走兽、花卉、山水、仕女,尤以虎与牡丹闻名。其作品被多个重要场所陈列收藏。

沈谊云1957年出生于太真乡下槽坞的一户农家。18岁那年,他北上当兵。正是在军营里,他开始对书画产生浓厚兴趣,坚持勤学苦练,并在之后进入鲁迅美术学院深造。

艺路前行几十年,如今,沈谊云的探索更加深入。“我现在更觉得对创作的研究是无止境的,不能总是走老路,一定要有创新。以前画了太多传统的作品,现在有了更多新想法、新思路。”

沈谊云书画院里陈列着几十幅他的精选作品,还包括此前从未公开展出的新作。他画海,汹涌澎湃、惊涛拍岸,连细密的水珠飞溅都历历可见;他画黄河壶口,万马奔腾般的激流跃然纸上;他也画家乡山水,描绘衢州江郎山的雄奇秀丽。

曾经,他偏爱鲜明浓烈的色彩,如今笔下出现了更多清幽静谧的景致:淡雅的白牡丹,晶莹的绿葡萄,踏雪而行的猛虎,玉兰下优雅的白天鹅。他将白色画出了丰富的层次感,白雪的寒冷、月光的清幽、天鹅羽毛的润泽,都呈现出不同的质地,这让他的画作又多了一份宁静与雅致。

归乡反哺,文化生根

常年在外漂泊的沈谊云,退休后决定回到故乡定居。

2023年5月,位于衢江区太真乡的王家山未来乡村正式开园。王家山以历史悠久的造纸文化闻名,将精品文化村建设与未来乡村建设深度融合,全力打造纸文化特色田园型未来乡村建设样板。

为提升乡村文化氛围,乡政府找到了本土艺术家沈谊云,希望以他的名字建造一座书画院,并邀请他常驻未来乡村,让艺术真正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来。

前后历时两年多,沈谊云书画院于2025年10月在王家山村正式建成,毗邻村里的古法造纸体验馆。建筑简约大方,窗明几净,设施完善,面向村民和游客免费开放。

书画院落成后,沈谊云几乎每日来此创作,一画就是半天。这一方院落,既是他陈列作品、创作研习的空间,也将成为支持各地书画爱好者交流、写生、举办展览,以及组织少儿研学的温暖场所。

据了解,太真乡未来将依托现有资源,以文化赋能乡村建设,开发文旅、研学、康养等产业,带动村集体经济,打响乡村知名度。而沈谊云书画院,正像一颗文化的种子,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生根。